



「甜姐儿」黄宗英最后的日子

简平

“甜姐儿”黄宗英走了。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在我们心中，她更像是个“老可爱”，充满了童真。

去年春节后去看她，她拿出一本本子给我看，我惊讶地发现她还在记日记。很多她的粉丝都以为她是上影厂的演员，其实她的单位，她的“户口”在作协，她是上海作协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本子上记录着前两天作协来看望退休职工，送了几只苹果几只香蕉。回去后，遇见作协相关领导，说起这件事，作协的同志说，我们还送了其他新年礼物呢。我赶紧又去了次病房，和宗英老师解释，原来是保姆小芹忘了和她说话。宗英老师又拿出本子，乐呵呵地说，我不在乎，只要大家来看我，我就开心。

我们去见她，会事先和保姆小芹打好招呼，但也常会有人不期而至。遇到不速之客，她都会赶紧让小芹把门关起来，自己在里面换衣服、化妆，常常一弄就是二十分钟，半小时。她就是让别人看到最精神的自己。

在医院住了好多年，她早已把病房当作自己的家，鲜花、剧照、小摆设，布置得漂漂亮亮。她最后一次大手术是因为肠癌，对身体伤害很大，术后肺部感染，换了房间，之后的身体状况就很差了，再也没有力气布置，只让小芹在床头放了一张剧照，就是《乌鸦与麻雀》。尽管如此，她一直很乐观，和医生表示，“我就是最狠的治疗，我想多活几天，多想点事情，多看东西。”

“甜姐儿”在最后的日子里一点都没有糊涂，非常清醒。因为疫情，她担心家人，让他们不要来医院。三四天前，她知道自己不太好了，对陪伴了她多年的小芹说：“小芹，下辈子我要和你换一下，让我来照顾你。”

昨天早晨，如同天使要回去自己的家，“甜姐儿”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人间。

没有捷径

纳兰泽芸

有一种鸟，为了迁徙，每年飞行几万公里，飞越漫无涯际的太平洋。它们需要的只是一小截树枝。在飞行中，它们衔着树枝，实在太累了就把树枝扔到水面上，飞落到树枝上休息一会儿。饿了就站在树枝上捕鱼，困了就站在树枝上睡觉。

谁能想到，鸟儿成功地飞越了太平洋，靠的仅是一小截树枝。如果鸟儿衔的不是树枝，而是把鸟窝和食物等所有的物品一股脑儿全带在身上，那它一定是飞不起来的。这种鸟是名叫北极燕鸥的鸟。它们生活在南北两极。每当南极漫长的黑夜降临的时候，它们便飞往遥远的北极，因为北极此时正是漫长的白昼。

它们每年6月份左右在北极生育女，等到北极极夜来临的时候，它们又飞往南极。这样往返于地球两端，它们就必须穿越茫茫的太平洋。

它们可以在海滩上飞快地行走，可以灵巧地在水中捕食鱼类，甚至可以对付陆地上的鼠类小动物下手。即便如此，它们面对的毕竟是无边无垠的太平洋啊。所以聪明的它们，起飞前什么负重都不带，就抓一根树枝，轻装上阵，保证长途飞行中得以休息，并维持生命和体能。

抛掉生命里很多的负重，尽可能简化生活，然后，轻装上阵，向着自己心中的既定目标进发。就像北极燕鸥一样，轻装上阵，然后日复一日地不停地飞啊飞啊，就算太平洋烟波浩淼，漫无涯际，但只要一心一意朝前飞，总有一天能够抵达温暖的彼岸。

很多人用一生去寻找捷径，却忽略了，这世上最有效的捷径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看似有点笨拙和傻傻的脚踏实地。

编者的话：“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选择什么样的礼物，可以说是个人经历和审美的结果，但爱是礼物共有的属性。因为这份爱，才会让人感受到“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礼物是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礼物承载的不只是物品本身，更是送礼物过程中的一份情意。

礼尚往来应该是个古训。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虽然成书于西汉，但反映了先秦时代儒家原初的人伦思想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至今仍被视为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日常伦理。

大众根据自己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也会承认“礼尚往来”的合理性。比如逢年过节，亲友之间互访互赠礼物，就属于礼尚往来，此乃人之常情。中国是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特别讲究这一套。否则似乎就难以进社交圈，被人认为不懂礼数而受到物议乃至疏远。现在可能连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也多少懂得这方面的人情世故，这多半是家长教的，多半也是在日常的历练中悟出来的。

礼尚往来说白了，就是甲方访乙方或赠送礼物，乙方理应回访或回赠，而且在物品的价值上需大致相当。当然，这主要限于平辈之间。有一句成语叫“投桃报李”就是这个意思，源自《诗经》。《诗经·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在物物交换的时代，桃李的交换价值是差不多的。但有时也不能一概而论。《诗经·卫风·木瓜》中交换的礼物就是不等值的：“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国地处河南，而河南就是木瓜产地之一，虽然吃口不错，据说还有美容作用，但也就是普通的瓜果。而琼乃玉之美者，琼琚就是精美的玉佩。可见在这里送的礼物很普通，回报的礼物却很贵重。而

我读书不多，却和书很有缘。

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是恩师周令钊和陈若菊夫妇介绍的。

我和钟阿城一起，在中图的《世界图书》杂志当美编。当时很少有可能会看到外国图书，萌发了想把看到的国外资料编成一本书的念头。一次和阿城去采访来华的美国《生活》杂志总编杰玛尔德科恩，听他介绍，杂志受到电视冲击后，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改行做过木材生意，后来发现自己手里有一个“金矿”——积累多年世界著名摄影作品的版权。科恩自信地说，十张照片，十个人就可以编出十本完全不同的书，你可以讲照片的内容，我可以谈摄影的技巧。

无意间的一席采访让人茅塞顿开。我利用住办公室的方便条件，白天上班晚上编书，出版了我人生第一本书《现代图形设计》，这就是我和书的第一个缘分。

我和书的第二个缘分从中国开始延续到日本。当时我在展览组担任美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举办了首届日本书展，出展的有日本各大出版社和书商，总设计是丸善株式会社。从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东京神田有一条书店街。

到日本不久，我就去了书店街。东京神田神保町的书店街建于1880年，周围相继出现了法律学

书缘

励忠发

校，大批师生涌入神田。后来，周围又陆续出现了书店和出版社，其实“需求”就是最好的“天时、地利、人和”。现在的神田汇集了四百多家书店，其中一百四十多家经营古籍书，古书怕风化，为了躲避日晒，神田书店所有门面都是朝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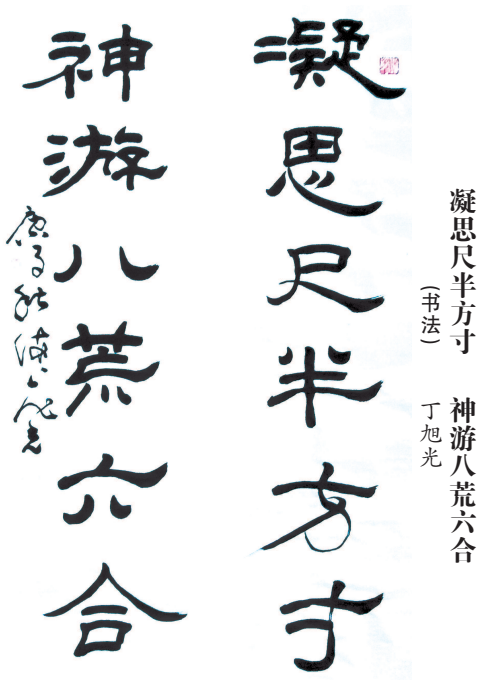
我在东京刚成立设计事务所时，在御茶水借的办公室就在书店街附近，每天散步经常在书店街穿行。当时在神田的街上，郑板桥墨竹的真迹只卖三十万日元。我出版的《记号、艺术、情报》就是由在神田的海风书店推荐给出版社的。

第三个书缘是图书馆。全日本有3083家公共图书馆，从我家骑车出发，五六分钟车程内就有三家图书馆，每个馆一次可以外借五六册书。

我就是图书馆的书上认识了一位年青人，大学毕业后在印度边打工，边旅行，边画画，用所见所闻出了一套印度风土人情的情书，随笔加插画图文并茂。类似这些书激发了我“写日本”的热情和冲动。我的散文集《樱花和相扑》也可以说是对图书馆最好的回报。

周围的书店也是五花八门，有儿童的，有专业的，还有进口的。日本最大的进口书店丸善是家百年老店，被大日本公司全资收在了了门下，它的全称叫“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原本就是家印刷厂，现在成了日本的前五强企业。它也是数码、影视、音响读物的综合进口商。它成为前五强的另一个原因是知识产权交易，在企业只有印刷权的时候，就收购了法国卢浮宫的全部版权，只要出版卢浮宫的艺术品，就必须经过它印刷，也就是在法兰西挖了一个大“金矿”。一个印刷出身的企业在转变成文化企业的同时，又开始进军新材料，从牛奶盒到超薄显示屏，成功转型成了一家高科技企业。现在世界上只要卖出一台数码彩电，就要给这家公司交一份专利费，其经营的是无形的知识产权。

时代在与时俱进，靠的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无论是哪朝哪代留下的书，也无论图书发展成什么形式，人类和书的缘分就是一条通向文明的路。



凝思尺半方寸 (书法) 丁旭光 神游八荒六合

中午出去散步，来到浦东滨江大道，发现一个新近安装了一组雕塑——《老鹰抓小鸡》，让我眼前一亮。

老鹰抓小鸡

张勤龙

《老鹰抓小鸡》是以前非常流行的儿童游戏。记得房龙《人类的故事》

里也提到老鹰抓小鸡，可见这个游戏的普遍性。现在小朋友玩这个游戏越来越少了。而这件雕塑作品几乎凝聚了这个游戏的全部内容，以我从事文物保护管理的角度看，作品具有保护民俗的意义。

张衡以美人比君子，以美玉比仁义，似有寻找明君和贤臣的寓意。文人诗总有些弯弯绕绕的，与民歌的直白率性有所不同。《四愁诗》作为中国第一首七言诗，对后世诗体的发展影响甚巨，且在行文上也别具一格，所以后代出现过不少“拟《四愁诗》”。鲁迅一向另类，他竟用《四愁诗》的格式写了首“拟古打油诗”《我的失恋》，十分搞笑。这里仅引述其中一节就足以让人捧腹了：“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他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他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认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在这首诗里，爱人除百蝶巾外，还赠过双燕图、金表索和玫瑰糖，都是表示爱情的正宗信物。而“我”除回赠猫头鹰外，还有冰糖葫芦、发汗药和赤练蛇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鲁迅用这种黑色幽默的笔调，使一首爱情诗成了讽刺诗。他曾有过解释：“是看见当时阿哟阿哟，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的一首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玩笑的”。在开篇玩笑中，是否对礼尚往来的古训有所质疑呢？

好吃不贵，好玩不累，好礼不费。这个“不费”，不仅有“惠而不费”的多快好省之意，更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酣畅淋漓。

十日谈

礼物的故事

责编：吴南瑶

画外话

王稼



行走在密林间，忽听得前方有人高呼，笕箕泉到了！立刻怔住。恍惚中觉得简直就是在朝圣。如在梦中。

路旁有一道小溪，兀自在乱石间欢唱。那溪水真是清澈。然而边上分明是一眼井？几步之外有一亭。那亭子一望便可知是现代建筑物，然而我宁愿相信，它就是当年大痴道人作画之所在。想当年名列“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汲水煮茶的井就在眼前。井眼极小，已被从生的杂草与枯叶拥塞，找根树枝往里试着探戳，可以深入。历年来，常有信徒前来此地虔诚拜谒，竭力感受想象黄公望当年在笕箕泉边，与知己以茶代酒，笑谈间将其尚未完成的《富春山居图》展开来指点一二。如此想来，眼前的一草一木，似乎都被注入了生命。

山腰间不断地有乡人吆喝，出售自酿的杨梅烧酒。买一壶来，三步一停，五步一歇，脑海中寻思那笕箕泉应该是柔和的涓涓细流，怎会是井？且那井与溪水间隔不过一米开外，古人会在溪水的旁边再开一井？不知不觉喝多了。走得跌跌撞撞，却满心欢喜。

宋人作工笔画，动辄便是蚂蚱蜻蜓，或者螳螂捕蝉，再便是华美斑斓的蝴蝶翩跹。当然也画草虫，被一只不知名的小鸟衔在嘴里，看久了犹在蠕蠕地动。

在所有的昆虫之中，螳螂的身体最柔软。这家伙肚子虽大，却能飞得极高，极远。定睛去看，会感觉它拖着大肚皮在空中极尽所能。嘿，是个灵巧的胖子！

螳螂赖以生存的武器是它那两把大刀状的前足，故而亦称其“刀螂”。小时捉虫玩，对螳螂总心怀几分恐惧，担心被咬。螳螂以绿色或褐色为主，也有花斑种类。然而不论哪种螳螂，肚子似乎都呈亮紫色条纹，那种油亮油亮的紫，其实是保护色，一如北方秋日的圆茄子，紫而亮，跟大马金刀似的。倘若真想把这感觉跃然纸上，实属不易。即使是齐白石先生作工虫，亦极少用到这种紫颜色，虽然老人家一生画草虫无数。

蚂蚱的种类，比螳螂丰富。那种最不起眼的土坷垃色的小头蚂蚱，一旦飞起，翅子却呈淡淡的粉色。真好看。然而那粉色虽诱人，就工虫而言，苦于无本可依，无论怎么画都不是那么回事。

各种草虫中，似乎是螻蛄的翅子最小。飞起来发出“喇喇喇喇”的响声，我奶奶习惯叫它“喇喇蛄”。晋北人常说“听见喇喇蛄叫，就不种庄稼了”。是害虫。

记忆中看螻蛄飞舞，是在遥远的仲夏夜。男人光着膀子或立或蹲，在路灯下打扑克，忽听“啪”一声，有什么东西由空中直坠。指头肚大小，是螻蛄冷不丁摔下来了。因为及夜是夜里，灯光昏黄，抬头看那空中的螻蛄，不停地转圈，仿佛移动的剪影。它究竟是怎样挥扇双翅的？

螻蛄能飞却并不善飞，飞起来，一个跟头摔下来，径自爬起来再飞。终而复始，永不疲倦。那样的仲夏之夜令我想念。路灯下打扑克的人，路灯上团团飞舞的螻蛄，奶奶就着荧荧灯火缝补纳履。树梢尽头有蝈蝈在叫，不眠不休，远远地传来一声犬吠，立刻引发此起彼伏，夜深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